

太原的意境

吴国荣

太原是一座具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由于历史悠久，传承赓续不断，因此城市建设的时序都很完整；由于是历史文化名城，渐创新新，因此城市愈加宜居宜业。尤其是近些年来的修路架桥、扩容改造，植树绿化、治污减排，转型升级、勠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使城市更具新时代的品位。而城市标志性、公益性的建筑，使“锦绣太原城”展现出现代化的新姿。在完善城市功能，满足市民生产、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太原这座城市治山治水，对周围山势沟壑的环境点染皴擦，精雕细刻，描绘出了“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美妙意境。

“意境”是中国美学史上特有的概念，也是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城市规划建设）重要的审美范畴。泛指文艺作品和城市规划中所描绘的客观图景与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写意般的气息，使读者、观众和居民能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从而在心理上萌生追求和探秘的强烈愿望。所以，“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既是城镇建设上的物质要求，也是居民向善向美的精神追求；既有继承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更具诗与远方的时代风尚。

乙巳上半年，太原市的汾河生态治理第三期工程、老龙头公园的建设如火如荼。汾河从裂石缺口奔涌而出，流经太原的上兰地区。此地文物景点集中，有太原八景中的烈石寒泉、汾河晚渡、崛围红叶、土堂怪柏和净因寺、窦大夫祠等。在景点修复、墙体加固、道路拓宽、河道疏浚、堤岸整治、绿化美化、服务设施完善之后，游客满目生辉、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从老龙头再往上，便是像青龙一样腾跃行吟的汾河二库景区；顺着老龙头公园的汾河水一路南下，则是太原奋战20余年修建成的、全长43公里的太原境内汾河景区。作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汾河景区以免费开放、生物品类多样性和显著改善城市微气候著称。其建设成就，标志着太原市从工业城市向生态宜居城市转型，并成为城市规划建设中美学意境的轴心。

由此，我联想到十多年前，由太原市有关部门策划、组织、创作的《汾河千里图》巨型版画作品。作品以

长36.26米、高1.22米的尺幅，采用凸版正刻印与水油印双面套色技法，全景式展现了汾河从发源地到融入黄河的一路辉煌。而太原地区的汾河生态治理段，正是描绘太原翻天覆地变化的客观图景。在这里往北展望，居民或游客透过岚光云雾，能想象到汾河源头宁武县管涔山的郁郁葱葱；能想象到流经芦芽山景区的天池湖群、马伦草原、万年冰洞和千年地火的辽阔神奇；能想象到流经“楼烦古城遗址”、革命先驱高君宇故居、娄烦水库的沧桑悠悠，以及汾河水流哗啦啦经过革命老区、现代能源基地和生态水源涵养区古交，一直流到太原居民和游客的身旁。向南巡看，通过画面云雾缭绕的渲染，汾河流经的是平遥古城和晋中盆地重重叠叠的晋商大院；一路南下，便是以根祖文化为主的晋南旅游风光，包括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华丽庄严的广胜寺、古建雕塑打卡地小西天、尧庙和云丘山景区。再往南，就到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鹳雀楼、中国武圣故里的解州关帝庙、运城市的七彩盐湖等。

不仅如此，太原城市规划建设中，更具美学意义的，还有对三面环山独特地理环境的写意。这些年来，太原市努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修补破碎山体，修建环山道路，引水上山浇灌，大力植树造林，建成了一个又一个“万亩生态园”，把三面环山、层峦叠嶂的山体都绿化成生态屏障，重现了“山光凝翠，川容如画”的景象。太原历史悠久，周围遍布充满传说故事的文化长廊。在植树绿化的同时，城市还加强了文物保护，分别对天龙山、龙山、太山、蒙山、崛围山、玉泉山、二龙山等名山古寺进行修复和完善，让古老的文化重新放射出璀璨光芒，使每一处古老建筑都成为万绿丛中的点金之作。掩映在大山深处的传统村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

明留下的珍贵遗产。在对东山、西山的绿化与开发中，城市还对传统村落进行了保护修缮，如今这些古村落都成了旅游、休闲打卡地，一到节假日，村里的农家乐、民宿房便挤满了休闲、康养的游客。

太原更具诗意图画特色的点睛之笔，当属“九河治理”。“九河”均为汾河太原段的支流，治理工程从入汾河口一直疏浚到大山深处的活水源头，从河口美化、绿化到风水优美的山庄窝铺，从沿河道路修筑到曲径通幽的旅游景点。“九河治理”盘活了太原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调动了传统与情感的美学元素，激发了居民和游客热爱太原、歌颂太原的热情。在这里，你能充分感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盎然春意；能充分释放“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豁达心态；能仰望“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美景；还能“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太原是一座地理环境非常独特的城市，历史文化深厚，文物古迹、寺庙古建众多。太原市委、市政府多年来在城市传统与创新上下足了绣花功夫，不仅让城更美、山更绿、水更清、路更畅，更在治山治水和古建文物保护修复上依山就势、依坡傍水、别出心裁，为居民和游客在审美心理上，营造出无穷的意象和境界。

太原是一幅硕大无比的中国山水画。整体画面中，客观图景描绘的是宽阔整齐的大街小巷、鳞次栉比的民居楼房、造型各异的公共建筑、温暖亲民的医院学堂、现代一流的开发新区；而富有情感、让画面鲜活的，是一簇簇传统建筑保护片区和纪念场馆，一个个绿树环绕、碧水清澈、各具特色的湿地游园，一条条“水系纵横、鹏凤翱翔”的市区河流，一块块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的山林绿地。市区周边，相由心生，境由心转，风光无限：西山叠翠、云雾缭绕中，传来晨钟暮鼓、梵声道乐的古朴清音；雄浑东山，超然物外，遍布着城郊乐园、乡村炊烟的民俗民风；北向遥望，是天门关、石岭关和赤塘关的烽燧，以及战鼓金柝的余韵；南眺汾水，“无日不悠悠”，带走无尽的愿望与怀想。“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环山一水间，锦绣太原城正被重塑。

太原，好一幅中国山水画的意境！

记得幼时，母亲常携我至柳巷夜市。我身着一条靛青背带裤，是母亲在夜市上买的。裤腿略长，走起路来便拖在地上，沾了些尘土，却也不甚在意。夜市上人声鼎沸，灯火如豆，母亲的手很暖，牵着我穿过一个个摊位，我如一条小鱼，在灯火的河流中游弋。

后来年岁渐长，负笈他乡。在北京求学时，曾去过王府井夜市。那里的灯火更亮，人更多，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大约是少了那条拖在地上的背带裤，少了母亲温暖的手，少了那黄澄澄的、藏着秘密的灯光。每每思及此，便觉心中空落落的。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太原。家人皆在此，我亦不能久离。柳巷夜市依然热闹，只是摊位更多了，灯火更亮了，人潮更汹涌了。我独自走过那些熟悉的摊位，铜锅还在，糖人还在，灯光依旧，只是，已无人牵我的手了。

再后来，我怀孕了。孕期反应严重时，竟格外想念夜市上的酸辣粉。丈夫便常在下班后，骑着电动车专程去柳巷给我买。他总抱怨说排队的人太多，要等很久，但每次都会记得让老板多放些醋和辣椒。我坐在家里等他回来，闻着那熟悉的酸辣香气，我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孕吐瞬间消失了，恍惚间又回到了那时。

女儿出生后，我常推着婴儿车带她来夜市。起初她太小，只能躺在车里，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那些晃动的灯光。等她稍大些，我便给她买了一条粉色的背带裤，就像我小时候那条一样。夜市上人挤人，我一手推车，一手紧紧牵着她。她跌跌撞撞地走着，裤腿拖在地上，沾了些尘土。

如今的柳巷夜市，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摊位越来越长，卖的东西也愈发新奇。传统的糖炒栗子摊旁，是网红奶茶店；老字号的碗托对面，摆着日式章鱼小丸子。LED灯取代了从前的黄灯泡，照得夜市如同白昼。

上周带女儿去时，她看中了会发光的气球。我给她买了一个，她欢喜地攥着绳子，在人群中蹦跳。忽然一阵风吹来，气球脱手而出，越飞越高。女儿仰着小脸，眼看就要哭出来。我连忙蹲下抱住她，指着天空说：“你看，气球变成星星了。”她破涕为笑，指着天上说：“妈妈，那颗最亮的是我的气球变的。”

回家的路上，女儿趴在我肩上睡着了。路过铜锣湾的网红电梯时，我看见几个大学生在拍短视频，他们举着自拍杆，在夜市灯火前摆着各种姿势。忽然想起，20年前，我也曾在这里拍过一张照片——穿着背带裤，手里举着糖葫芦，身后是黄澄澄的灯光。

衣柜最下层，那条靛青背带裤还在。我偶尔会拿出来比比，惊讶于它竟如此窄小。女儿三岁生日那天，我试着给她穿上，竟意外地合身。她穿着它在屋里跑来跑去，裤腿拖在地上，沾了些尘土。那一刻，时光仿佛重叠，我分不清镜子里的是她，还是童年的自己。

柳巷的夜市，向来是逛不厌的。只是逛的人，从母亲和我，变成了我和我的女儿；穿的背带裤，从靛青色变成了粉色；照明的灯光，从黄澄澄的灯泡变成了明亮的LED。夜市在变，人在变，唯有那份在灯火中流淌的温情，似乎从未改变。

练车记

刘英

已年过50的我，看着一辆辆小车在快速路上风驰电掣，学车的决心愈发坚定。

练车时正值炎炎夏日，骄阳似火。带我们的教练姓时，便叫他“小时”，把我们带到一条尚未投入使用的道路，这里既有宽敞平坦的直路，也有带拱桥的路段。平路上，我们练前进、后退，练左右侧方停车；拱桥上，专攻半坡起步；桥洞下，则反复练习倒车入库……看着小时熟练地转动方向盘，左脚在离合器上精准起落，右脚在油门与刹车间灵活切换，我心里不禁犯起了嘀咕：我啥时候才能练出这般身手啊？

练车有实操视频参考，还有小时随时指导，可理论知识却让人望而生畏。那些资料虽也是文字，却绝非平日里让人手不释卷的美文——枯燥不说，满篇的规章条文、复杂的线条信号，仿佛故意跟我作对，看过就像鸟儿掠过天空，没留下半点痕迹。大脑固执得很，硬是达到了“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境界，越看越头昏脑涨，合上书，啥也没记住。

这哪儿行？我赶紧跑到农田边正在灌溉的水井旁，用甘冽的凉水洗了把脸，定了定神，才重新上车。坐进驾驶室，我抿紧嘴巴，神经绷得发紧，连头发都像竖了起来，全身不自觉地上了发条”。此刻大脑一片空白，呼吸都变得急促。教练喊“慢抬离合”，我的脚偏不听使唤，总也抬不到位，车子纹丝不动，仿佛在故意跟我较劲。教练急得直喊：“抬，抬，再抬！”我也慌了，猛地一抬脚，离合总算抬了起来，车子终于往前动了。接着教练又喊：“往左打轮！”我手忙脚乱间，方向竟打反了。教练急忙大喊：“踩死离合！”我本想用左脚踩离合，结果右脚却误踩了油门，车子“嗖”地一下冲了出去。多亏教练反应快，及时踩下副刹，才没出意外。我吓得脸都白了，额头上的汗像刚洗过澡似的，连头发丝都像在“冒热气”。

小时让我先下车休息，换我爱人坐到驾驶座上，他接着教。我没心思看他们练，独自坐在桥洞下的石



练车记 包子作

墩上，望着旁边农田里的玉米、枣树，还有天上慢慢飘的白云。渐渐地，我的心情平复下来，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听着不远处农田里传来的欢声笑语，忽然觉得，这样的生活踏实又美好。

小时是我爱人的朋友，这次他不仅出车，还全程耐心指导，就盼着我和爱人能早点拿到驾照。这份付出，我打心底里感激。

我正想着这些，就轮到我再次上车了。小时让我先分清左右打轮的方向，可我在平地上能记清，一坐进驾驶室紧张起来就忘。没办法，我只好找了支笔，在手背上大大地写上“左”“右”两个字——您可别笑话我，笨人总要有笨办法嘛。

接下来的倒车入库和半坡起步，难度更大。小时也费心，先把我儿子教会了，再让儿子来帮着教我和爱人：“系好安全带，调整座椅，踩死离合，拧钥匙启动，慢抬离合起步，往左打半圈轮，再打一圈……走，走，稳点……踩刹车，挂空挡！”我虽然还是有些蒙，但总算能稳住心神，跟着指令把一套动作做完。结束后，我长舒了一口气，心里松快了不少。

练车的日子里，白天练、晚上也练，每天要练三四个小时。刚开始坐在驾驶座上，总觉得像是在“赴汤蹈火”，熬过来之后，才慢慢体会到开车的惬意。

练车，是人生里一段短暂的经历。当我把其间点滴用文字记录下来，就像酿了一坛老酒——日后哪怕只取一杯细品，也能尝出其中滋味，勾起那些鲜活又难忘的回忆。

移动书房

王芳

暑假一到，我们把地图摊开，初二的女儿圈出西安、成都、昆明，四年级的儿子在旁画小太阳——这是自驾路线，也是“移动书房”的方向。后备箱里，行李箱旁堆着三个帆布包：女儿的《西安碑林史话》《昆虫记》，儿子的《中国国家地理少儿版》《没头脑和不高兴》，还有我和先生的散文选、历史随笔，像给车轮安了“文字轱辘”。

终于，我们出发了，开始了暑假最美的一段时间。

从太原往西安的路上，女儿捧着《西安碑林史话》。车过黄河大桥时，她举着颜真卿拓片喊：“这字的力道，和黄河波浪多像！”阳光落在书页上，拓片壁画与金红河水叠在一起。抵西安当晚，我们直奔碑林博物馆，女儿对着《多宝塔碑》比对书中插图，轻声念碑文，讲解员笑称她“提前做好了功课”。

往成都的山路多，正午歇脚时，儿子总抱着《中国国家地理》，指着熊猫栖息地插图：“明天去基地，说不

一定能看见熊猫箭竹！”女儿帮他摆正西安捡的银杏书签，补充：“还要观察熊猫爪子抓竹子的样子。”盘山遇小雨，儿子突然说：“‘空山新雨后’就是这样吧？”文字意境竟与山雾融在了一起。

在昆明，我们把车停在滇池边的树荫下。女儿读散文里“水面铺碎银”的句子，儿子立刻指湖面：“比书上还亮！”他翻出画本对比，皱着眉说自己画的波浪太圆。晨光落在书页上，连字里的墨色都暖了几分。

这一路，书里总在“生长”：西安的碑林拓片、成都的箭竹叶、昆明的明信片都成了书签。孩子们上车先找书，有次堵车两小时，女儿读故事，儿子模仿角色说话，车厢里的笑声盖过了鸣笛声。

返程驶入太原市区，女儿抱着书说：“这次旅行，我读了两本书——一本在手里，一本是路上的风景。”儿子没多言，却把书抱得紧紧的，要给同学讲移动书房的故事。

我看着后排摊开的书，书页里夹的不只是信物，还有孩子们指尖的温度、旅途的细碎时光。

这移动书房没有书架，却有最鲜活的风景：车轮碾过山路，文字跟着晃；风吹进车窗，意境跟着飘；孩子提问时，书里的知识就成了眼前的答案。原来“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从不是分离的，当文字遇见风景，当读书声混着风声，假期里的每一段路，都成了最生动的课堂。



父亲给我讲故事 晓窦作

父亲是一名抗战老兵，参军那年仅有15周岁，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全国抗战热情空前高涨之时。

父亲在世时，常给我讲他在部队的往事。只要一提起这段经历，他便打开了话匣子。在人们印象里，抗战老兵大抵是身经百战、杀敌无数、伤痕累累的模样，我也曾问过父亲，是否亲手击毙过日本鬼子。父亲遗憾地说：“可惜啊，一个也没有。当兵四年多，唯一的纪念就是这双残手，到最后只留下两个大拇指。”我又追问，那总该经历过不少战场事件吧？这一问，瞬间把父亲拉回到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

那年父亲参军时还未成年，他被全国上下高涨的抗日热情所鼓舞，一心想到前线打鬼子。恰巧当时镇上来了一个支队，他便天天去部队征兵处软磨硬缠，不少战士都对这个执着的少年有了印象。一天，一名姓张的连长来检查工作，正好撞见父亲在磨缠，问清缘由后说：“既然你决心这么大，我就把你带上，但你家里必须同意才行。”就这样，父亲绞尽脑汁做通了爷爷奶奶的工作，几天后便以卫生员的身份跟着部队出发了。

到部队的第二天，行军途中突然遭遇敌机轰炸。“快卧倒！别出声！”排长急促的喊声传来。敌机低空投弹时，甚至能隐约听到飞行员的说话声，父亲心里既害怕又紧张，生怕炮弹落到自己身边。敌机飞走许久，才听到连长喊：“没事了，都起来！赶紧清点人数，看看有多少伤亡？卫生员快跟上！”父亲这才回过神，一骨碌爬起来，急忙从背包里拿出纱布准备包扎。虽说他是连里的卫生员，可刚到部队，哪懂多少卫生知识、掌握多少急救技能？不过是临时接受了半天培训，学过些简单的包扎方法，上手时手脚都有些不听使唤。再看那些伤员，有的腿都被炸断了一截，哪里是这个初出茅庐的卫生员能处理的？只能先简单止血，等着后续送后方救治。还有些战友，刚才还好好的，转眼就没了鲜活的生命。那一天，父亲才真正读懂了战争的残酷。

与敌人面对面交锋，是在五天后的一个夜晚。部队奉命在一条狭窄的山沟设伏，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区域，枪炮声瞬间响彻山谷，整个战场被硝烟笼罩。真到了战场上，反倒不那么怕了。一个小时后，冲锋号吹响，到处都是喊杀声。事后统计，我方伤亡90余人，敌方伤亡30多人。

一年多后，父亲调到团卫生队，这才彻底弄清自己所在部队的来历——那是山西的一支抗日劲旅，名义上隶属于阎锡山的“山西新军”，实际上是由中共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他所在的35团，隶属山西新军决死第四纵队，该纵队正式组建于1938年3月，长期在岚县、交城、汾阳一带开展抗日活动。此后，父亲在卫生队一直跟着队长贺本绪，直到离开部队。

1940年，日军发动疯狂大“扫荡”，八路军奉命转入后方。为牵制敌人“扫荡”、掩护群众转运粮食，父亲他们又转战至交城边山地区。一次，部队转移途中遭遇敌人突袭，队伍被冲散。当时父亲正因日军毒气弹所伤生病，贺队长带着包括他在内的10名伤病员翻过山，逃到娄烦境内一个偏远的山地村落——那是老百姓为躲避战乱，临时在此种地谋生的地方，全村只有七户人家。他们在老乡家简单吃了点东西后，贺队长要带着轻伤员去寻找大部队，便把父亲和另外两名重伤员分别安置在两户老乡家，反复叮嘱老乡照看好他们，随后便出发了。

可贺队长他们刚走没多久，就有人大喊：“日本人快进村了，快跑啊！”老乡也急了，对父亲说：“快跟我们走！”父亲怕连累老乡，连忙说：“你带家人先逃，我随后就来。”就这样，父亲一个人躲藏在雪地里，被敌人困了三天。当时他穿得单薄，寒冬腊月里，手脚全冻僵了，连走带爬挪了几十里后，终于支撑不住晕了过去。万幸的是，姜家庄一位老乡发现了他，把他救回了家，这才捡回一条命。后来，父亲又被抬回姜家庄的家中，连续三天高烧昏迷。冻僵的身体在冷热交替刺激下，命是保住了，可两只手却因溃烂严重，最终只留下两个大拇指，落下了终身残疾。

那时父亲刚20出头，人生才刚起步，却成了这般模样。他忍不住号啕大哭，甚至觉得不如死了好。爷爷坐在炕头，“吧唧吧唧”地抽着旱烟，屋子里满是烟味，呛得人眼睛直流泪。见父亲一直哭，爷爷终于开口：“孩子，别难过了，能活着回来就好。”靠着顽强的意志，父亲熬过了病痛，一年后，冻烂的手指伤口渐渐愈合。可未来的日子该怎么过？父亲思来想去，觉得自己的命运还得靠自己。

当时，家里两个哥哥都在做木工活，父亲便想着跟哥哥们学木工。俗话说“手艺手艺，凭的就是双手”，没有完整的手，怎么学手艺？连握木工工具都成了难题——要么握不住，要么握不紧，稍不留意工具就掉在地面上，手上常常被弄得伤痕累累。可父亲天生有股倔脾气，偏就不服输。靠着“熟能生巧、勤能补拙”的劲头，日复一日地勤学苦练，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父亲天性聪颖、悟性又高，慢慢地，不仅能熟练操作木工工具，还能在技艺上推陈出新。往后的日子里，他就靠着这双残手，不仅养活了自己，还撑起了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大家庭。